



鱼嘴豆花饭

□黎薇

七月的鱼嘴。

早上，晨曦柔和，薄雾淡淡，站在楼上俯瞰，整个小镇像是笼罩在轻纱里的仙子，十分美丽。

离上班还早，我和才来不久的新同事晓丽相约去吃早餐，刚走几步，就见公交站对面有一家豆花饭馆，我拉着晓丽走过去：“来，我请你吃鱼嘴的豆花饭。”

豆花饭馆不大，进深不到三米，门口蹶着灶，上面一口大铁锅，锅里一大锅豆花，此刻被缥缈的热气围绕着，恍如微风吹起的水中莲，飘然衣袖间清透无比，又清香悠长。旁边的案板上有打调和的各种佐料，已打好料的油碟整齐地码得一层又一层，里面六张桌子已坐满食客。

我俩在门外的一张桌子坐下，晓丽边倒茶水边说：“姐姐，我们医院购进了犬伤规范化冲洗器？”我端起茶水喝了一口：“嗯，我们要开展犬伤门诊。”晓丽疑惑地问：“小小鱼嘴弹丸之地，有好多狗儿咬伤嘛？”我转头喊：“嗨，老板，来两碗豆花饭。”

“要得。”老板边忙碌边热情地应答。晓丽不解地看着周围：“早上这么多人吃豆花饭？”我笑：“鱼嘴人有早上吃豆花饭的习惯，老人、小孩、上班族都喜欢在早上来一碗。豆花饭虽是川渝一带常见的美食，但我们鱼嘴的豆花有着自己独特的风味，一碗豆花饭，胀得惊叫唤。”晓丽笑起来：“独特在哪里？还惊叫唤！”

“所有豆花的制作工序大致相同：豆子磨成豆浆，加胆巴水点成花。”我解释，“但为了做出更美味的豆花，我们鱼嘴人在选材上更注重诚意，比如豆子，一定要优质选择，制作过程中更注重细节，比如胆巴水的比例、火候的掌握都很有讲究，因此鱼嘴的豆花细腻绵实，入口即化又回味悠长。除此外，调料更是别有心思，除传统的青椒、姜、蒜外，还会尽最大努力去各地采摘购买新鲜的花椒，练制成花椒油加入其中，这样的调料看着色泽油亮透明，闻着香辣鲜醇，吃着麻辣带劲，所以，注入了用心和诚意的鱼嘴豆花饭，堪称鱼嘴一绝。”

“难怪生意这么好，每条街总能看到很多豆花饭馆。”晓丽恍然。我由衷地感叹道：“鱼嘴人把这种制作豆花的精神，也用到了工作中。就拿我们医院开展犬伤门诊来说吧。”晓丽接过话头：“我还想说，现在都文明养犬，有那么多的伤害吗？有必要开展犬伤门诊吗？”我也笑起来：“当然有！现在养宠物的人多，尽管文明圈养，但猫猫狗狗毕竟是动物，没有理性没有思维，有意或无意对人类的伤害随时都可能发生。如果我们不开展犬伤门诊，被猫猫狗狗咬伤抓伤的鱼复五地区的居民们，他们就得上高速穿隧道去主城区的医院诊治，一来费时费力，二来也不方便，如果他们能就地在我们的医院清洗伤口、注射疫苗，是不是又方便又快捷？这也是我们鱼嘴医务工作者用最暖的心和最饱满的诚意为大家服务。”晓丽点头道：“对，用心和诚意很重要。”

随着老板“来了”的吆喝，两碗豆花饭端了上来，早被引诱的晓丽迫不及待伸出筷子去挑碗里的豆花，谁知色白如玉的豆花却在筷子上打滑，她有些急，手上一用力，反而把豆花洒在了桌子上。“你方法不对，”我笑起来，拿起筷子，“筷子要斜一点，从边缘上轻轻穿进豆花，再用巧力往上挑，这样再嫩的豆花都能挑起来，而且碗里的豆花不会被搅碎，豆花吃完后，窖水还是清亮的。”我示范着，很快一小块豆花稳稳当当地立在筷子上，再放在油碟中一翻滚，然后送进口中细细品味。晓丽开始学着我的样子，却还不纯熟，我笑着说：“不要急，慢慢来。”

“看来吃鱼嘴的豆花，不仅要有巧力，还要有耐心。”晓丽打趣。

“两个妹儿，”老板端着一碗豆花走过我们桌旁，“刚才听你们谈话，鱼嘴医院可以看狗咬伤了？”晓丽点点头，又补充道：“凡是被狂犬病高危动物咬伤、抓伤，及其分泌物接触伤口的，都建议尽快到我们医院规范处置。”老板

试探地问道：“哪些是狂犬病高危动物？”我放下筷子解释：“狗、猫，是我们平时生活中最常见的，另外还有狼、蝙蝠、狐狸……”老板突然大叫起来：“哎呀猫儿也是吗？糟了，我娃儿昨天在家逗猫耍，手背被猫抓了好几道血口子，他说不痛，我们大人也不懂啊，以为狂犬病就只是针对狗儿，和猫没关系。”我忙安慰道：“不着急，你把娃儿带到我们医院犬伤门诊去处理，我们犬伤门诊是24小时全天候，这么近，很方便的。”老板搓着手：“要得要得，不用跑主城，是很方便地。”看老板舒了一口气的样子晓丽感叹道：“鱼嘴豆花饭，吃的是豆花，品的却是大智慧啊。”

两碗豆花吃完，又喝了几口窖水，腹饱神清，我和晓丽精神抖擞去上班了。（作者系重庆作家协会会员）

茉莉与紫檀

□李苇凡

春节过后，我把茉莉从阳台移到书房，宽大的飘窗窗台，宽大的玻璃窗，阳光，可以照进来。窗台上本有一株细叶紫檀，是我喜欢的那一类木本的盆栽，粗犷的男性气质中透出一种细腻和温柔。现在茉莉住进来了，一位懵懵懂懂的新房客，成为它的芳邻。

很晚才认识茉莉，甚至晚于数位叫作这个名字的人。我们学校教学楼的露台上种了各种花草，很多我叫不出名字，一年四季，花开不断，轮流登台。每天上楼下楼，我从它们身边经过，最后变得熟视无睹。有一天，一种开小白花的植物吸引了我，其花形精致，香味悠长，我站在旁边流连徘徊，赞叹不已。一位同事从我身边走过，她盯着我：

“李老师，你也喜欢茉莉？”

“茉莉？”

此时此刻，我才明白这株其貌不扬的植物竟然对应着一个美丽的词。

贝克莱说：“存在就是被感知。”在我们这个世界里，有时候，事物也是以词语的形式存在着，它们无时不在苦苦寻觅，直到二者猝然相遇。就像天上的星星，离我们那么遥远，似乎跟我们没有关系，但我知道，天上的每一颗星，都对地上有一个灵魂。

作为一个生长于乡村的人，我本来应该识得各种水陆草木之名，但那些年月，在沙鱼镇这样的浅丘陵，人口众多，土地金贵。田里种着水稻，土里轮流种植玉米、红薯和小麦，即使田埂边上也绝不浪费，人们种上了胡豆、豌豆和高粱。果木也有，无非桃、李、杏、橘，都是可以填饱肚子的东西。用大人们的话说，都是有用的。

上学以后，我在书中插图上看到有人把花种在瓦盆里，感到非常奇怪。后来我看见老师寝室的窗台上就有这种盆栽，这才相信是真的。有时候早上到校，我看见老师在给花儿浇水，各种颜色的花正开着，真好看，但没有一棵是我们在田间地头见到过的。后来我明白了，相对于粮食和蔬菜，这些植物都是无用的，然而却可以用来欣赏。从那时起，美，这个概念就深植在我心里。

回到家，我向妈妈要来一个搪瓷盅，因为使用得太久，底部磨出了一个小洞。岂不是正合我意？我弄了些泥土填在里面，去村外的坟地挖来一株野菊花种上。后来我又种了蒲公英、奶浆草。每天给它们浇水，侍候它们，看它们什么时候开花，开出黄色的、紫色的花，我就可以像老师一样过上书里的生活。

如你所料，后来的我也成为一位老师，我在家里种植各种花草，每天给它们浇水，侍候它们，看它们什么时候开花。

移进书房的茉莉长得更苍翠了，舒展的枝条，簇新的叶子，还抽出了两根藤状的嫩茎，朝着窗子的方向倾斜、延伸。一天清晨，我刚走到书房门口，一阵幽香扑鼻而来。茉莉开花了。可不是，绿叶间开出三四朵洁白的小花，那么精致、崭新、明亮，似乎这个早晨就是它点亮的。我发现，还有好些花骨朵分布其间，米粒般大小，如珠如玉，一个个踌躇满志，像要在这绿荫中筹建一个香气研究所。

而紫檀，在我家已有五年，长得更是健硕。本来是在四根老茎上发出的新枝，如今已有相当规模，枝叶披拂，浓荫匝地，仿佛一座原始森林。

我确信，茉莉和紫檀喜欢上这里了。就像书架上摆放的那些书，都在这里找到了自己存在的价值。有时我阅读、写作，有时我播放喜欢的音乐，它们一定也在静静聆听、学习、思索，并在不知不觉中提高了认知，感受到生命的意义。在成长过程中，它们遇到的各种疑问各种困惑可能已经找到了答案，或者在康德的书中，或者在穆齐尔的书中。特别是夜深人静时，在这间屋子里，茉莉、紫檀和我，三个碳基生命如同这个地球上最后的幸存者，一起度过这无尽的长夜、这辽阔与荒芜。（作者系重庆作家协会会员）



能懂的诗

老街巷

□黎强

月光从槐树叶缝漏下来，
没有一个发小伙伴，
会把它读成李白静夜思。

灶壁墙的薄与厚，
只有草筋黄泥巴去敷过，
只要不透风，就是暖。

好多年后，在原地迷了路，
才想起儿时颈项上的那把铜钥匙，
还压在门前的花钵下。

（作者系重庆作家协会会员）